遭遇塌方

林金松

山崩地裂,道断路阻——面对播报汶川地震的电视屏幕,我的脑海里几度浮现与之类似的画面。盘点年近花甲的生命流程,最惊心动魄的激流险滩,就是二十挂零时的那一段。但闯过来了,毕竟闯过来了!可每当想起那两回遭遇,心中就颤颤然怀有余悸。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里,我二度为民工,事情就发生在第一次当民工的1971年夏天。当时,我们听从召唤参加位于连城与长汀交界处、深山老林中的一个被命名为“714工程”的水电站建设。我所在的知青班接手的是修水渠的前期工程——在突兀的山腰上开辟一个平台。

一天下午,我与志郎、金熙在清理哑炮,突然间,头顶上的土石哗啦啦塌下来。我瞧见黑压压的一片,惊叫“塌方啦!”随即往外冲去。由于脚步太猛而失控,我一个踉跄摔下山崖。山崖陡峭,工地到谷底足有80米深,跌下去将粉身碎骨。我一个劲地往下滚,只觉得天昏地暗,生命顷刻就要完结……可是,伙伴们惊呼之声未落,我已安然脱险:山崖上横卧着一棵大树。这树是前几天炸倒的,原本参天,现在被土石方埋掉了大半,露出的躯干挽救了我的性命。然而,我的胸部被树干撞伤了,那当儿我魂飞天外……我由一位知青搀扶着,回到了工棚驻地。经过治疗、休息才基本复元,接着以第二次生命,更加积极地投入水电站工程建设。

大难不死的我被推为班长。

死神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二十多人的知青班。那天下午,我与师凤在离工地500米远的小涧边锻打钢钎,忽然心血来潮,去工地看看。

我来到20天前出事的那个工段。只见金煊正系着安全带,举着钢撬,在平台内侧20米高的险峻坡边上大显身手。他奋力撬掉一块块暴露的危石,博得阵阵喝彩。我在为这位皮肤细嫩到可以看出红红绿绿的毛细血管而晒不黑的美男子的惊险表演暗暗叫好的同时,视线游移到整个边坡,发现有少量细泥夹着碎石正簌簌下落。这是塌方的前兆!我厉声呼叫:“坏鬼(金煊的绰号),快跑,要塌方了!”“不会吧。”“快快,无条件,否则你死了我不负责!”金煊这才丢下钢撬,援着安全带的引索往高坡上攀登。“大家快撤啊!”我大喊一声,二十多位知青往平台外侧迅跑。“轰隆隆……”顿时惊雷似的声音铺天盖地,山体崩塌,乱石尘土飞扬。此时此刻,作为班长,我首先想到的是战友的生命安在?

攀上平台,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个个面如土色。清点一下人数,众人微复元神。看高坡上的金煊,正颤巍巍地解着安全带呢!除了金煊和我,其余的人都在平台外沿,难以计数的坍塌土石,就在他们脚边。险哉!幸哉!

离开堆积如山的塌方土石,知青们低头拖腿向着工棚走去。举头望天,当时的太阳比寒月还冷,并且小得可怜。回到工棚后,大家顾不上洗脸擦身,你一角我三毛凑钱沽酒,互道庆幸……

岁月不居,一晃就是三十余载。在这些年里,又有多次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可比起当年遭遇塌方的大难不死,总觉得后来的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是输是赢都是赚。生命既在,就应该是不屈的!

那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代。谨以此文献给同艰共苦、而今还在为共和国尽力,犹如那座水电站仍在不停地输送光明的知青伙伴们。

中国第一镇

赵宽宏

七夕会 行旅印痕

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没有几幢像样的楼宇,甚至没有几间像样的店铺,和新疆的很多称之为“镇”的地方一样,有不多的一些人在那里走动,有几间房在公路旁空旷的戈壁上站立,就成为“镇”了——轮南镇。

但是,轮南在我的心目中却又是一个大镇,新版的中国地图上醒目地钉在南疆盆地里的中国第一大镇!这是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没哪个镇能像轮南一样,时常被经济学家、环保专家们在口中提到,甚至不时地牵动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目光;没有哪个镇能像轮南一样,让自己的名字和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让整个长三角地区都为它挂肚牵肠。

从轮南到上海,穿黄河,过长江,四千多公里,一条管道像血脉一样相连,这就是“西气东输”工程。“西气”,主要是指新疆等西部地区的天然气,央视新闻说,仅轮南所在的南疆盆地,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是我国陆地天然气储量的四分之一;“东输”,就是指将上述地区的天然气输往长江三角洲地区。轮南到长江三角洲的输气管道离开新疆后,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一路奔到上海。

我国天然气的源头在西部,而市场在东部。因此,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仅靠西部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东部是我国主要的用气地区,但这一地区能源相当短缺。把西部的天然气通过管道运往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充分发挥西部天然气的功效,实现能源供求新的平衡。轮南,正是得益于这一工程而使自己的名声大振。

轮南给上海,给发达的东部、乃至给整个中国输出的是多么巨大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哪个镇的经济总量可以和轮南相提并论呢?可见,说轮南是中国的第一大镇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呀!

在离开新疆的火车上,我望着沿线的输气管道感慨地说,西气东输对东部来说,真是“造氧工程”、“输血工程”!对面铺上的一位在新疆工作多年的中年人说,也不完全咧,现在干什么不是都在讲一个“赢”字吗,西气东输实在是“双赢工程”呢!你看,它能有效地将新疆地区的天然气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资源,造福新疆各族人民:这一工程将使全疆工业增加值增长,财政收入较大幅度提高,并且能带动新疆石化等工业的发展,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将促进新疆与沿线地区,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信息互通、人员交往,从而加快新疆经济的发展。这一工程也是在给我们新疆“造氧”、“输血”啊。我望着他点点头,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又叠印出戈壁中的轮南。

今宵打谜

陈一凡

几度唤她她不转,痴心欲掉画图看

(电视剧)

昨日谜面:鲁滨逊荒岛谁做伴

(五字西方俗语)

谜底:黑色星期五(注:用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典,乃名叫“星期五”的黑人,故扣)

埃及尼罗河日出 晓军

输液室

郭红解

那天受了点寒气,患了重感冒,走进了一家三甲医院的门诊输液室。

偌大一间输液室七八十个输液席都已有主。想当初得了感冒,只要一包“午时茶”发发汗就能“如释重负”,而现在流行打点滴了。一大一小两瓶750毫升的药液,看来要输上四五个钟头。正在焦虑之际,看到靠墙的一角有个空位,原来这里是输血区域。在我的请求下,护士给我在那里输液。

“这里都是些甲肝、乙肝、丙肝病人!”对面正在输血的一位脸色泛黄、精神倦怠的中年女士忿忿地说,似乎很不满我的加入。我想你吓不住我。凭我的医药知识,肝炎病人一般不需输血。但我看她往上拉了一下大口罩,心里明白她是怕交叉感染。“不好意思,实在没位子了,等不及了。”我忙带上准备好的大口罩。她的表情顿时平和多了。在嘈杂的输液室里,这一角有点闹中取静。抗菌素伴随着生理盐水一点一滴渗入静脉,进入血液,我的咽喉能感受到清凉,舒服多了。中年女士看来有点冷,让先生去楼下自备车里取风衣。她与我对视了一下,缓缓和我谈起了病情。她原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司白领,半年前开始身体不适,血色素下降到5克左右,而正常女性应在11克以上。经受了数不清的检查,给出了一个疑似再障性贫血的诊断,过一段时间就要输血。“人生真是无常,半年前我还是人们眼中的女强人,如今却……”她长叹了一声。我知道用一般的大道理来安慰肯定于事无补,我就向她讲述了一次得大病并康复的经历。我说,生活往往处在平衡中,某一方面失落了,另一方面会给你补偿。遭遇疾病固然不幸,但你会得到在常态生活中难以得到的许多东西,比如让你一下子承受了许多亲情、友情,使你对生活的感悟增添了亮色,对重新扬帆增添了勇气。这时,她的先生把风衣轻轻盖在了她身上,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点滴一般要打3天。后两天我去得早,就融入到了输液的群体中。一个病人刚拔出针按着棉团离开,又一个病人躺上了。一幅幅图景在我面前转换着:左边是位女中学生,期中考试前得了感冒,无神的眼睛还在看着外语课本。右边是位公司经理,发着高烧,还在不停地用手机指挥着下属。对面的女青年听口音是外地人,她的先生一直半蹲着用普通话在她耳边絮语,用上海话招呼护士换液。一位吊丹参的阿婆喊肚子空了,抱怨老头子还不送点心来,邻座一位老教授忙叫小保姆去对面“新亚大包”买几个包子,阿婆顿时笑逐颜开,还不忘追加一句:“要菜包!”

输液室像个折射百味人生的舞台,有时还会上演感人的情景剧。第三天刚换了一瓶药水,邻座坐上了一位中年汉子。护士给他进针后,他惊喜地向对面一位老人叫了起来:“张家姆妈,侬也来吊针啦?”“小黑皮,是侬啊,好几年没看到侬。阿拉姆妈老慢支又发啦。”老人的儿女们顿时围了上来亲热地问长问短。原来他们曾在一条弄堂一个屋檐下做了几十年的邻居。老房拆迁后,他们搬到了新居所,但总忘不了老地方,连吊针也要回到熟悉的老医院来。“张家姆妈人老好格,我小辰光得脑膜炎,亏得张家姆妈及时送我到医院,否则要变‘戇大’了。”“迭个辰光里弄里家庭妇女都参加工作,我当托儿所阿姨,晓得点医疗知识,发现小黑皮头痛,手掌上有不少红点子,就想勿要是脑膜炎噢。眼睛一眨五十年了。”张家姆妈眯着眼睛沉浸在回忆中。“姆妈,看到哦,做了好事人家记勒牢哦?好人有好报。”儿女们七嘴八舌夸着。

输液室是嘈杂的,但也是祥和的。

『选秀』

胡婉清

新来的李书记很务实,走马上任第一件事便向党办主任提出,想走访几家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据说李书记之前为官一任,十分体恤民情民意,因此有“平民书记”的美誉。党办王主任当然不敢懈怠,立马召集社事办主任、社会救助所主任以及劳动保障所所长等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开会商议此事。

“同志们”,王主任说道:“李书记在黄海镇担任书记的时候就很关心民生、关注民情,因此,备受老百姓爱戴。此次,李书记一到我镇,第一件事就是走访困难家庭,了解民情,可见李书记对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各位对基层的情况最熟悉,请大家提出候选名单。”

王主任话音刚落,社会救助所所长说道:李书记关心百姓疾苦我很感动。峡口小区有位李大伯,因残疾下岗多年,老伴又体弱多病瘫痪在床,两个儿子没有工作,生活主要依靠其老伴一千多元的退休金,我看这一家值得走一走。

救助所长话音刚落,王主任大手一挥道:“这家不能去!去年春上,我陪陈书记去他家慰问,这老头非但没说一句感谢的话,还跟陈书记发了一通牢骚,说我们平时很少关心他们,两个儿子去劳务所跑了几次要工作,但就是没有解决……搞得陈书记很被动。为此,我还挨了陈书记一顿尅……这种家庭不能列为走访对象,免得招惹麻烦。我们还是安排一些脑子拎得清的人……”

既然王主任把走访对象的“标准”定了下来,几个职能部门的领导心领神会,纷纷又推荐起那几个每年都让领导走访的“样板困难户”来。

看来,今年的“访问民情”又将一帆风顺。

京剧的念白

周止敬

唱、念、做、打是京剧的四功。念是念白。京戏中有京白、韵白、方言白三种。京白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并使其节奏化、韵律化后,语调清脆、活泼、流畅,通俗易懂。京剧中的彩旦、花旦和丑行,多是以念京白为主的。韵白,主要是靠语言四声的高低变化,形成抑扬顿挫、韵律性很强的念白。京剧中的老生、青衣、花脸、武生、小生和老旦,都是以念京白韵为主的。方言白,主要是为了突出地方色彩和人物性格而使用的念白。如《玉堂春》中的沈燕林念的山西话,《连升殿》中的崔老爷说的绍兴话等都是方言白。

京剧中人物出场,都先作自我介绍,术语称“自报家门”。这是由元杂剧演变而来。自报家门的称谓,因角色不同而有多种。如皇帝、后妃一向不报名,仅自称“寡人”、“哀家”。文武官员在报姓名前,有自称“老夫”、“老臣”、“本帅”、“下官”、“末将”等之分。剧中老旦多自称“老身”;无官职的小生,自称“小生”。花旦、彩旦、丑角、丑婆子,往往直接说“我,某某”。神仙鬼怪一类出场则自报“我乃某某是也”。

说体罚

梅桑榆

我上小学时,常听父亲讲起过去私塾先生体罚学生的手段,真是听之惊心,闻之动魄:学生违犯学规或背不出书完不成作业,先生轻则要用戒尺猛打他的手心,重则不论隆冬酷暑都要罚他在门外长跪示众。

自新的教育制度禁止体罚学生之后,戒尺之类的“刑具”已经绝迹,打手心、罚跪的事也不再听说。不过,有的老师在对付那些屡教不改的调皮学生时,仍要来一点变相或直接的体罚:迟到者,令其在教室门外恭候下课的铃声;不好好听课者,令其当堂起立;实在不像话者,令其上讲台亮相,与老师享受“同等待遇”;有的老师于急怒之下,也要动动手,或拍其头,或拧其耳,或将其拖离座位,推出门外……然而,上述种种变相或直接的体罚手段,只能在小学低年级使用,而且要慎用,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就不能再用,否则后果堪虞。某小学五年级的一个男孩,被老师罚到黑板前站了一堂课后,竟演出了警匪片中的镜头:他从家中偷了钱,以完事之后到饭店请大家吃一顿饺子的代价,收买了一帮小打手,于夜幕降临之后,均用长筒丝袜套头遮面,闯进那个老师的单身宿舍,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一个孩子一拳打掉他的眼镜,另一个孩子同时以木棍打灭电灯,然后大家将这个倒霉的老师团团围住,推搡撕扯,拳打脚踢。结果这个老师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知凶手是谁。

边看边聊

禁止体罚学生的规定,使孩子们在学校时无挨打之虞;计划生育政策,则使他们在家中也很少受皮肉之苦。在大多数家庭都有三五个孩子的时代,溺爱孩子的父母不多,孩子有过,轻则斥骂,重则责打,鸡毛掸、鞋底,乃至鞭绳棍棒,捞到手中,即为刑具,而且多是动真格的,下手称得上“稳、准、狠”。自从政府规定“一对夫妇一个孩”之后,这种体罚孩子动辄“从严从重”的现象渐趋绝迹。许多父母对孩子百般溺爱,别说打,即使是骂一句,也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即使有的父母仍然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棍棒下面出孝子”之说,舍得体罚孩子,爷爷奶奶若在一旁边,也要出面干涉,制止儿子媳妇的“暴行”。因为孩子是家中的单根独苗,香火所寄,若是动了根,伤了苗,那还了得!娇惯放纵,任其所为的结果,使不少孩子辈份上是儿子、孙子,精神上却成了祖宗,发号施令,全家人惟命是从,撒泼放赖,爷奶爹妈皆束手无策。

我一直认为,对孩子进行适当的体罚,很有必要,老师既然已无体罚孩子的权利,家长就应代行其职。心智健全的成人尚须法律约束,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不明是非善恶,言行皆本其所欲,更应让其有所忌惮。当他们做错了事时,只靠言语批评指正,很容易被当作耳旁风,而体罚则可以令其有所警惧。当然,这种体罚,不是拳脚交加,或抄家伙狠打猛揍,而是如一位西方儿童心理学家所言:“使其感到疼痛为限”,且不可经常使用,因为“滥刑”的结果,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或视为家常便饭,不当回事,即所谓“被打皮了”。总之,体罚要比口头的训戒更能让孩子记住犯过的错误,适当使用,有助于让孩子懂得规矩,成得方圆。不知众家长与教育家们以为然否?